



類函 百二十六

二百七八拾三  
二百七九  
八拾三

1加3  
427  
126





43  
卷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三日  
所購諸田一人以贈

新念圖書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八

人部三十七 聰敏 博物

聰敏三

**原**知十 應五 見論語回也聞一以知十 史記淳于髡

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 畢趨出面其僕曰是人吾語

隨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答果 題酪 楊子者梁國

人也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

設果有楊梅指以示兒此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

雀是夫子家禽 劉義慶之解次至楊修武酪嘗訖題器

上為合字以示眾 觀師 隨戰 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

之修曰公教人 觀師 隨戰 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

輕而無禮必敗 觀師 隨戰 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

隨姊夫鄭當戰當見驚 呵叱不能止 呂蒙年十五六竊

蒙曰貧賤難可居脫 睨七步 八義 世說魏文帝令

誤有功富貴可致 睨七步 八義 世說魏文帝令

人部 睨七步 八義 世說魏文帝令

人部 睨七步 八義 世說魏文帝令



步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  
 汁其在釜底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帝深慚色北夢瑣言溫庭筠  
 工於小賦凡八義手而八韻成  
 早成宿構志諸  
 葛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  
 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南史范  
 雲傳雲性警拔有識且善屬文  
 草翁鸚父南史王  
 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文  
 尚文長子也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  
 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偃上即何尚之也故為耶  
 政之草上之風必偃上即何尚之也故為耶  
 初潭集吳有白頭鳥集殿前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諸  
 葛元遜對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  
 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求鸚  
 父張不能答  
 宿讀竄謀北史闕駟博通經傳  
 一坐大笑謂之宿讀竄謀北史闕駟博通經傳  
 則誦時人謂之宿讀竄謀北史闕駟博通經傳  
 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繫公且知

也

**原**誦千言

賦一物

劉劭幼童傳夏侯榮字幼權

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  
 純少令名嘗謁鎮南將軍朱據據令賦一物然後坐  
 純不應聲便成  
 文不加點  
 校亡書  
 比缺字  
 幸河東張安世傳上行

詔問莫知惟安世識之具得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  
 無所遺失謝承後漢書禰衡與黃祖子射善衡與俱  
 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文恨不寫取衡謂射曰吾雖  
 一遇猶識其言其缺兩字不明因書出之射寫還比校  
 皆無所誤  
 任聖童  
 增張曾子後漢書任延字長安明

惟兩字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  
 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  
 饒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  
 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  
 汝小未成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公輔才

霸王相於後日誦九經注  
 初潭集符堅曰符郎此官街小  
 兒行戲不於路司隸徐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  
 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人部  
 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聽敬

**原**五行並下



一字不遺

後漢書應奉傳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

魏書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十二歲為中書學生博士張天

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

曉候持同房生趙邵李季怡曲禮卷上 齧衣釋吏

座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懷橘遺母 鼠三國志鄧哀王冲字蒼舒太祖馬鞍在庫為

齧者謬為失意曰俗以鼠齧衣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

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

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 又吳陸績字公紀在側尚

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曰欲遺歸母 張湯

劾鼠 蒼舒稱象 史記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

答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

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

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增並記姓名 博涉經

志魏鄧哀王冲傳詳智二 國 增並記姓名 博涉經

傳南史梁劉覽傳覽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

記姓名 晉書成公綏傳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詞

賦其 自當得賜 略無所遺 南史宋王泰傳泰幼敏

孫姪散棗粟於床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自當

得賜由是中表異之 又任孝恭傳孝恭精力勤學家

每讀一書過輒誦略無所遺 當作複褲 不受曲鉞書

韓伯字康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熨斗

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褲伯曰不復須問其故對

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暖母甚異之

書曰笑問琥珀不取腐芥磁石 必致千里 特見一

不受曲鉞過而存不亦宜乎 必致千里 特見一

斑 為文記徐勉字脩仁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

駒驥必致千里 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特見一斑獻

捕曰南風不競荀奉倩近 慈明無雙 孔丘何闕 荀爽

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 慈明無雙 孔丘何闕 荀爽

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慈明無雙 孔丘何闕 荀爽

兄弟八人穎川人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南史劉

繪傳郡人有姓賴所居穢里刺謁繪慈明無雙 南史劉



何穉而居穉里此人應聲曰未聞  
 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辨速  
 為與上人 當歸  
 阿士南史劉顯傳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  
 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  
 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  
 當歸阿士阿士  
 儀常規畫分部也 不稽思慮 必主文章 傳亮數出軍  
 賦將及終篇遊年五歲裴談過其父瓌乃試誦庾信枯樹  
 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嗟數久之  
 知其與日必 百試不差 一覽便記 傳唐書白居易  
 人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 雖試百數不  
 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 此史裴讓不  
 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  
 云行俱下襴衡一覽便 日誦九紙 名動一州 范雲  
 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傳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  
 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新唐書裴讓傳  
 淮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戶參軍年甚少不三曹務  
 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錫諭曰同三輔也 史事繁子盡求  
 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命吏連進紙筆為省決一日畢既  
 琰奪當理而筆詞動妙崇義驚曰子何自 持石破甕  
 晦成吾過邪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兒戲於庭跌甕  
 灌水浮毬宋司馬光傳光七歲時羣兒戲於庭跌甕  
 洛間畫以為毬水冲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京  
 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以水灌之毬浮出 援筆立  
 成 受紙輒就 誦讀詩論及辭賦植字子建年十餘歲  
 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  
 成章顧常而試奈何植援筆立成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  
 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為肥鄉令從到官元行冲景  
 新唐書韋述傳述父景駿為肥鄉令從到官元行冲景  
 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  
 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歎復詳諦如指掌  
 人部



然使屬文受紙輒就戲為部伍咸稱神明  
 行沖曰外家之寶也戲為部伍咸稱神明  
 忻幼而敏慧為童兒時與羣兒戲輒為部伍咸稱神明  
 無不用命者漢書黃霸傳霸為人明察內敏寡孤  
 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  
 此吏民不知所以指畫地無口為天伯元史伯顏傳如  
 出咸稱神明或三或六若為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  
 語即成誦吳志薛綜傳時蜀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  
 關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酒因勸酒曰蜀者  
 何也列君吳耶綜無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  
 邦復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極機敏捷  
 類也知識不凡酬對無失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嘗  
 從軍征伐牧園易帝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當成重器  
 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疾

命字宗道

更名薛禪

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穎為氏且名而  
 字之又畏答兒傳畏答兒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  
 疇強盛畏翼率其屬歸之畏答兒力止之既不聽追之又  
 不肯還畏答兒乃還事太祖畏答兒力止之既不聽追之又  
 此何為畏答兒乃還事太祖畏答兒力止之既不聽追之又  
 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為薛禪約為按達薛禪  
 者定交不易之謂也按達儼如成人必為名將元史董  
 文炳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北史周廣川公測  
 弟深傳深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壘石為營折草作  
 旌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是鹿是獐無  
 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  
 小無大者釋史王雱少時客有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  
 邊是獐晉書孫盛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  
 在荆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耶應聲答曰  
 無小無大從父俱從庾亮獵亮又問欲齊何莊耶放曰齊  
 周亮曰不慕仲尼耶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

隱故



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  
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  
太盛有兒如此也故又曰未若諸庾翼  
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宣力國家

洞精典籍金史阿鄰傳阿鄰穎悟敏通女直契丹大

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誠齋雜記鄭元師馬融三

載無聞融遣還元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

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潤筆以俟連鑣而還陳孚

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

傳攸州馮子振於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

酣耳熱命侍史二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

數多寡頃刻輒盡稗史李賀字長吉年七歲韓愈與

皇南湜連騎造門因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二公大驚

遂以所乘馬連鑣而江夏黃童青楊蕭春說苑黃

強江夏人博覽傳記羣書無不涉獵京師號曰天下無

雙江夏黃童北史何妥傳安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

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春亦有雋才住

青楊巷安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

虛心實腹

有吾無卿

初潭集徐之才

安青楊蕭春其見美如此

聽講老子捨為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

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又穎川荀子

文年十三聰辨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

攝齊北面受道時郡李予問荀意以此譏之荀曰國

里予曰何為住城南此有四居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

陽勝地何怪也若言川潤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

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陰廣平四方風

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吾無卿子無以對潘曰汝穎

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子寧懼父吾非其師金麻九

疇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

為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

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讀書何為曰取科第有異

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曰取科第有異

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穎悟有何

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有何

美句請試他題梁書柳惲子偃字彥游年十二引美

詔問讀何書答曰尚書又問有何美

人部



句答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詔尚公主宋  
晏殊傳殊七歲能屬文安撫張知白以神童薦之帝召  
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  
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曰張九齡非  
賦請試他題既成稱善擢秘書省正字

客坐顏回書謝尚傳尚八歲神悟夙成父鯁常攜之晉

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類回也尚應聲答入耳不忘

臨機輒斷元史許謙傳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

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四部無遺十賦俱

就上南史臧嚴傳嚴於學多所暗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

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金史高衍傳衍

十賦俱就彬彬然有可觀半面即呼一覽洞悟

冊府元龜應奉少聰明嘗詣彭城相索賀賀時出行閉  
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  
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明王文祿龍興慈記劉伯温  
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  
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  
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  
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  
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

洞悟之冠也累世通家兩經及第後漢書孔融字  
膺門語門者曰我是府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問曰  
高祖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先君孔子與李老君  
朋德比義而相與師友則融與君亦累世通家衆坐莫不  
歎息唐書韋溫方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

審鋒發韻流誠齋雜記沈璞字道真童孺時神閑意  
進召而試諸庭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神閑意  
劉文尤諳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梁  
劉總文心雕龍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

食牛吐



鳳造門壓藩宋史許應龍字恭甫五歲通經旨客曰

鳳四座驚歎錦繡萬花谷楊收十三善屬文吳人多

造門觀賦詩至壓其藩收朝之曰爾非羸角者何用觸

藩臨子字父自地升天魏志常林字伯槐年七歲

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嘉之南史張

融傳高帝出太極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

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

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

以無道而來見有道原記貧人姓名見故吏流涕

冊府元龜後漢陸績幼孤仕郡戶曹時歲荒民飢太守

尹興使於都亭賑民饋粥訊名氏畢興問所食幾何績

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差謬晉書桓元年七

歲温服終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元頭曰此汝家

之故吏也元傳暢不惜金環楊脩獨曉雞肋白帖

因涕淚覆面傳暢不惜金環都不言惜三國魏志楊脩為

曹公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備而不得進欲守之難為

功於是出教唯曰雞肋眾莫曉脩曰夫雞

肋食之無所得棄可惜也公歸計決矣增賢子足

稱神童阿翁詎宜戲父冊府元龜謝朓莊之子幼聰

能屬文莊遊七山賦詩使朓命篇朓攬筆便就吟咏王

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因撫

臍背曰真吾家千金晉書張憑傳憑祖鎮為蒼梧太

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

詎宜以子戲父

聰敏四

閱書後漢書王充字仲子博學而不守章句家貧無

覽百家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

之言神駒冊府元龜裴駿幼而聰慧親指瑕

新唐書王勃傳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九歲等身書

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童子郎漢書黃琬



傳琬少失父早而辨慧祖父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瓊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即以其言應詔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子拜童下水船敏捷號淵海裴延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子郎下水船敏捷號淵海裴延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

**原小兒辨日** 一列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問其故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始出近大如車蓋及日中則為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

**諫父寫書** 後漢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

**獨不取李** 晉書王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羣兒戲於道旁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

**掃除天下** 後漢書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嘗閑處一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

**立地書廚** 宋吳時傳時

筆已就兩學目

**乘舟而至** 誠齋雜記孔子命弟子貢久之

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

**無雙** 南史伏挺傳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父友任昉深相數異常曰此子

**思若湧泉** 新唐書蘇頌傳頌字廷碩幼敏悟一日下

**無雙** 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

在太極後閣口所古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

李橋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響答詩筒** 宋史

字穆父知開封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總援筆

立就報軾曰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總援筆

**遍覆呼** 稱其聰悟嘗與顯宗較試抄百餘人名讀一







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興宗為名冊府元龜蔡興宗幼為父廓所重廓與親故

小宗為之故以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入匪類室不與

嘗著稟未嘗著稟新唐書章承慶遷鳳閣舍人

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宜名天保

冊授之宏輒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云百姓欲為孝武立寺擬其

速援筆倒疏有天中記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宴

徐笑曰適覽記者默然自失一座撫掌奉古

宋史陳垣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墳纒

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墳應聲曰金

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杏使屬對墳應聲曰金

金桃鑰嘗然曰亡友不死矣

小兒學士北史宗慄傳慄少聰

敏好讀書夜不倦語輒引口記物色天中記顏真

古事鄉里門為小兒學士延口記物以笏起草宋史

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演傳惟演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客前覆局刑府元龜

慧有詞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人同木父雲公受

於武帝詔較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

京兆號曰神童端坐畫沙宋史朱熹傳熹幼穎悟

天也熹問曰神童端坐畫沙宋史朱熹傳熹幼穎悟

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

指畫沙視也此中出入初滯集張融年八歲戲或戲

聲答曰正使君吞石如卵西京雜記弘成子少時好

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我家龍文絕人其叔父奇之

聰敏



聰敏五

詩梁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异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騷裹以迅驟為主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獝宋鵲書名竹帛异賦弩曰南岳之榦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塘彙苑曰桓烏官至太尉時桓麟年十二亦在坐烏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乃作詩示麟

麟即應聲答云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陽烏命世稱賢嗟余蠢弱殊才偉年仰慚二子俯愧過言 唐杜甫壯遊詩曰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稗史彙編曰李賀年七歲韓愈皇甫湜連騎造門賀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



生華風吾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山堂肆  
考曰崔鉉為兒時隨父元略訪韓晉公澠澠指架上鷹  
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  
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縈人 舊唐書曰楊收字藏  
之七歲而孤居喪有如成人母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  
授十三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為神童兄發戲令  
咏蛙即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躍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  
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  
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 天中記曰宋王元之  
五歲已能詩因太守賞白蓮倅言於太守召而吟一絕

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墮玉簪馮忌不敢受捧出碧波心  
又云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妝守曰天授也 稗史曰  
黃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  
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聞見錄曰  
賈黃中以七歲神童及第李昉贈詩曰七歲神童古所  
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  
端見榜不知姓名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霄  
去萬里誰能測羽翰 又曰臨川李善言之子十歲能  
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構思吟曰椒氣  
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蝸牛也



堯山堂外紀曰明解縉四歲時出游市偶跌衆笑之吟曰細雨落綢繆磚街滑似油鳳皇跌在地笑殺一羣牛明紀曰鄒智四川人生而穎敏十三歲能文章居龍泉菴埽樹葉焚之以照讀書後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驚

**增制**宋太宗賜楊億制曰汝方髫髻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授祕書省正字賜袍笏

**增書**明張居正與學使者吳初泉書曰某家世寒賤尚書東橋顧公撫楚拔正於毀齒之時稱為神童正實無異才如古融粲勃泌足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即呼為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幼子見屬曰他日以吾子孫相托乃正徼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

**原序**魏禰衡鸚鵡賦序曰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增冊**

府元龜小序曰惟人萬物之靈若夫幼而



慧少而成者益可貴矣中古而下英妙間出乃有特稟異姿迴越倫萃岐嶷肇於襁褓穎悟發於韶齡學疑夙習動彰默識或未就外傳已通羣籍甫及志學即為人師識洞於未萌智表於先見心計足以成務口辨足以解紛老成之姿著於容止賦筆之麗成於俄頃至行出於天性元譚絕於流俗時輩推讓英聲騰驚斯仲尼所謂生而知之者歟

**增**贊隋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因與題太公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魚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鈴辟邪雖

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雜文**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淮南崇朝而賦騷杪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

博物一

**博**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欲其詳悉於國體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 顏氏家訓曰末俗以來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冊府元龜曰古之學詩者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且品彙之衆賦象各異小大隱見變化紛紜方輿廣厚靡所不載或總括地志或傳流人聞遠者隔越九州曠絕千載幽者埋沒泉壤磨滅篆刻不時而出是爲奇怪眩惑衆視莫質所疑苟非智蹟萬殊識洞羣性洽聞強記目擊道存則何以徧閱名數周察毫芒別白臧否如指諸掌謂之君子不其然乎明陸深金臺紀聞曰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及此

博物二

**拾遺記**曰黃帝時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堯時猶存甘露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頒賜羣臣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秦始皇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堂之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後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銘 史記鄭世家曰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汾洮神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八

博物

七



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  
左傳曰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  
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  
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  
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  
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  
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  
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

器用正度量尺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  
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郟子而學之 韓詩外傳  
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  
物也對曰穀樹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  
之谿十里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今者寡人見人長尺  
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其不濟乎管仲對曰  
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者之君  
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  
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



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乎對曰尼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左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葛盧介君名也 能通鳥獸之情 史記三皇本紀補曰韓詩以為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尼吾所識十有二焉 仲尼弟子列傳曰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堯山堂外

紀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觸王舟王使人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者能獲之可割而食王食之美孔子歸弟子請問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吾是以知之 詩外傳曰孔子觀乎周廟有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之器滿則覆虛則鼓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鼓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晏子曰景公舉兵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



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乃不果伐 搜神記曰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

身長數丈其象狀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斯乎 三輔黃圖曰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父老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向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皆天文地圖之書以授焉 華陽國志曰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



輶軒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  
 惟聞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  
 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揚  
 雄聞而師之因作此方言 後漢書賈逵傳曰時有神  
 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  
 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迺召見逵問之敕蘭臺  
 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論衡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  
 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  
 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  
 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

視之馬目竟眇 晉書張華傳曰華聞豫章人雷煥妙  
 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樓仰觀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  
 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  
 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  
 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  
 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  
 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  
 復見焉煥取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使送一劍并  
 土與華留一自佩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  
 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

博物  
 洪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八  
 博物



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  
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 天中記曰中朝時有人  
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  
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鑪令輕則韻乖  
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晉書郭璞傳曰晉陵武進  
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會稽剡縣人於井中得一鐘  
長七尺二寸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  
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  
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  
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時豈

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  
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王濟傳曰濟善解馬  
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  
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 後魏楊銜之伽藍記曰崇  
義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  
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  
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  
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  
始立寺本有三浮圖用甄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  
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甄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



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南齊志曰建武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感也南史崔慰祖傳曰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沈約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里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范雲傳曰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

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裴子野傳曰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魯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陸澄傳曰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咸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



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 何憲傳曰憲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各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 劉顯傳曰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 王僧孺傳曰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

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姚察傳曰察報聘於周江左者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 北史祖瑩傳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學 高祐傳曰祐爲中書侍郎文成未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



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北齊書徐之才傳曰時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北史宇文愷傳曰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為明堂圖奏之唐書曰李守素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虞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全唐詩話曰庶子裴惲進詩賀聖政有太

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戶部韋渙奏云晉平吳寇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文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惲罪唐書鄭欽說傳曰欽說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鐘起靈址瘞在三上庚墮在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甸服五百也黃鐘十



一月繇大同四年却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  
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  
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  
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  
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  
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  
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 楊收傳曰收耕得古鐘高尺  
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副拭有刻在兩轡果然  
全唐詩話曰文宗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  
相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楊珣楊嗣

復陳尼行相顧未對珣曰臣按爾雅苹是藜蕭上曰朕  
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藜蕭 唐書段  
成式傳曰成式博學強記多奇篇祕籍侍父於蜀以畋  
獵自放文昌遣吏以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  
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復用者 南楚新聞曰段  
成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  
質遂持獻成式尺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於  
室中中北壁已而泥户但開一牖方纔數尺亦緘鐸之  
時與親近闕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其博  
識如此 唐書盧若虛傳曰若虛多材博物隴西辛怡



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頰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座驚服 天中記曰元和初裴宙鎮荆時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過人抱為魚之憂會歐獻來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為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闕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 初潭集曰李後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得知者

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得於六朝舊書中 宋太祖本紀曰太祖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 王溥傳曰溥好聚書至萬餘卷子貽孫遍覽之為右司郎中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



洪鑑卷二百七十八  
曰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 李公麟傳曰公麟好古博學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魚鳥爲文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瑀法中絕真李斯所爲不疑議遂定 金韓企先傳曰天會十二年以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元史曰許謙肆力於

學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 殉身錄曰明王禕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明朱夢炎傳略曰太祖方稽古右文夢炎援古証今剖析源流如指諸掌 張芹備遺錄曰明卓敬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皆造其奧 明曾棨傳略曰成祖摘記載諸隱僻事問棨條對無遺悞由是見褒寵有薦文士者帝必問才學如棨否或令就棨辨論以觀其能



博物三

**原勞薪**

**增** 覆蓋

薪所製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又晉荀勗傳勗在帝  
 座進飯謂在坐人此是勞薪所炊眾未信帝遣問膳夫  
 實用故車脚如合焉中得劍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九  
 尺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劍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九  
 約云此東巨蚤蓋也葬則三珠八劍初潭集洛下  
 用之代棺武帝服其博識三珠八劍初潭集洛下  
 殺夫推而下久之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  
 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飢長人指中亭柏樹  
 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三將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  
 不飢復尋穴行出交州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  
 館大夫羊為癡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  
 療飢而已梁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劉備以章武元年  
 採金牛山鐵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劉備以章武元年  
 子禪一與梁王理魯王永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各與  
 其一房子容曰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  
 年為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得一劍上有章武

字方古博物亞茂先曰蜀相諸葛亮所佩也師  
 古為奏請改名章武焉蓋蜀主八劍之一也  
 脈望

**馬**

莫知其何物也後與方士言歎曰君不見仙命也此名  
 脈望星便立降可求丹度世也為此夜持以向天從規中  
 宮後問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  
 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  
 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飲大餐臣知詔東方朔視之  
 餐又曰某所願賜美酒梁飲大餐臣知詔東方朔視之  
 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  
 來歸義而騶牙於先見其齒邪若將一齊等無牙故謂之  
 騶牙其後一歲所勾奴渾邪王果將十萬眾乃降漢乃  
 復賜東方生 黍民 齊女 晉崔豹古今注牛亭問曰  
 錢財甚多 黍民 齊女 晉崔豹古今注牛亭問曰  
 人並河而居見人馬數千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且至  
 暮家人以火燒之元駒也 又牛亭問曰蟬名齊女  
 蚊蚋曰黍民名蟻曰元駒也 又牛亭問曰蟬名齊女  
 者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噉而鳴

博物



王悔恨故世名 巫雀 彭侯 天中記漢武祠甘泉時

蟬曰齊獨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

也或有巫者為國作害卒有巫蠱之事 搜神記吳先

主時陸敬叔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

血出樹斷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 敬叔曰此名彭侯

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 敬叔曰此名彭侯

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原 漬龍鮓 識

贛羊 晉書張華傳陸機饋張華鮮魚發器曰此龍肉也實

機反問鮓主曰積茅下得白魚質狀殊常作鮮美故

相獻也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 范

木石之怪 夔一足 南史范岫傳岫博涉多通尤悉晉魏以

長頭 夔一足 來南史范岫傳岫博涉多通尤悉晉魏以

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

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風俗通魯哀公問於

孔子樂止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

治六律和均六聲以通八風而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

舜曰天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

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

行 柳篋子 劉石經 稗史柳絮為左拾遺公卿托為

北史劉芳傳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號為劉

石 項羽刀 惡夫印 梁陶弘景刀劍錄董卓少時耕

山雲文刷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曰此項

羽之刀也 初潭集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

夫印原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惡亞二

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

是矣 白團扇 焦尾琴 南史王儉嘗使賓客隸事

者大服 勝乃賞以五花簾白團扇坐簾執扇容氣甚自

何憲為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 擣標筆便

得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擣乃命左右 擣標筆便

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擣乃命左右 擣標筆便

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後漢蔡邕傳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

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瓦猶焦

博物

完



故時人名曰 五總龜 一角獸 唐書殷踐獸傳踐獸

焦尾琴焉 醫方賀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一角

也 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待衛者曰汝主宜

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

好殺 惡殺 支機石 劫燒灰 浣紗問之曰此天河見婦人

黃圖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胡人

知乃問胡人胡人 青鳳子 海鳧毛 新安楊不棄鄉

曰劫燒之餘灰也 易之恒以一石於水濱狀如鷺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

不忍釋手楊詢之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

貴 見曰此謂 黃金蛇 紫荷橐 唐蘇鸚杜陽雜編開成

海鳧毛也 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搖捕官人擲珊

瑚玦擊之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

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著其首上熟示之曰昔隋煬帝

為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

左因觀頷下有廢字上蹶然曰果不出朕所疑耳阿

慶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頗

連環繫於玉鼻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 梁書劉杳

傳周捨問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

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

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

武庫雉雉 蜀中桐材 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

有蛇蛻也 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二蛇化為之開視庫果

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叩之則鳴矣如其

言泉聲 知肅慎矢 辨防風骨 集史記孔子世家有隼

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潘公使問仲尼仲尼曰此

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又吳伐越隨會稽得骨節專

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

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可謂大矣

人部 博物



三篋無遺

增一字不失

漢書張安世事詳聰敏三

凌煙閣視左壁顏頤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

相無能知者遠召又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為帝

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虞爰居止門黃熊入寢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

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

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知而避其災也今茲海其有

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韓宣子逆客私焉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廖今夢

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

羽淵實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石

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石

重四鈞書餘十簡德尉元龜後趙續咸石勒時為建

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

以為瑞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湮滅遂

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南史齊王僧虔傳文惠太子

鎮襄陽時有盜發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大獲寶物

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

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

也關文柯亭竹椽龍穴石髓以竹為椽邕仰吟之曰

良材也取以爲笛發聲遠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

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為笛取用果

有異稽史彙編萬高山北有大穴昔時或墮其中見

二人圍棋以一杯水令墮者曰從此西行有大井其中多

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飢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

言可半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華曰草名忘

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華曰草名忘

憂木曰無患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

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何答曰芍藥一名當歸也欲

忘人憂之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無憂草使人忘其憂

也欲又程雅問拾樵木一名無患者何曰昔有神巫名

博物



曰寶賤能符劾百鬼則以此為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

木為眾鬼所畏競取為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

也寶賤之寶 陸澄書厨 傅昭學府 南史陸澄傳

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

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揆地理書及雜傳死後

乃出 又傳昭博極古今尤善人物晉魏以來官

宦簿伐烟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

霓裳初拍 蛸斗兩行 維唐國史補人有畫奏樂圖王

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

一無差謬 釋史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

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五色藥金 千年神木 劉禕之疾說博學鳳閣侍郎

以金掩貯酪說視之驚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

禕之曰何以知之說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燒之

生乘馬

博學多才

博物

三

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請門與之談論木精曰吾聞晉司空

去乃持刺謁華華引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不答而

犬試之竟無憚色華益怒曰百年之精見獵犬即變若

華表木已千年發遞取之使將至木所有一青衣小兒

問曰君何來使者以告青衣曰老狸不聽我言今

伐木中流血取歸照之其精乃變華魚之 止戈

為武 得雄者王 冊府元龜潘京為武陵主簿太守趙

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丹相按數為所攻光武時

曰陵於是改名焉 唐書褚遂良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

立身不可無學

遂良所識

君子哉

器似琵琶



樽為牛象

樽為牛象唐書元澹字行冲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  
 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所  
 初潭集劉杏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元答  
 張逸謂為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  
 此言未必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  
 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  
 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皆古遺器  
 知非虛也約  
 大以為然也  
 善識味鹹醑及肉皆辨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  
 盛饌極江左精餼食訖問曰開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  
 好惟鹹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又或殺鷄以  
 食之既進朗曰此鷄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鷄肉知  
 黑白之無處人不信記  
 而試之無毫釐之差  
 融上書薦之曰故公車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  
 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  
 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  
 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無洽聞者莫識其端也

雋不疑定北關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  
 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又馬融傳融才高博  
 洽為世通儒施養  
 諸生常有千數  
 扇注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  
 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  
 曰天下殆同一秀也  
 者天各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  
 年池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  
 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徒水之冠絕者生  
 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黃  
 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  
 池陽之景或慶忌也乎初潭集陳彭年以博學彊記  
 受人彭年曰伯尼叔齊上問見何書對曰春秋少陽即  
 何人彭年曰伯尼叔齊上問見何書對曰春秋少陽即  
 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令  
 於第幾冊竟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煮可使成食世人貴  
 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齋以示張華華

抽篔簹扇  
 滿車充箱  
 黃衣黃冠  
 墨知墨允  
 灌水便熱  
 積油必然

博物



曰此所謂然石 南史樂藹傳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  
 府忽於庫失油絡 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  
 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 人械一足 士  
 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 負殺竅竅帝乃楷  
 戴髭頭 疏屬之山極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  
 在開題 西北郭璞注云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  
 中得一 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  
 向按此 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  
 衡董仲舒 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 擊虞決  
 疑要注 武帝時有彭權為侍中問髭頭義權答曰秦時  
 有奇怪 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髭頭帝乃令虎賁之  
 士戴之 以 雌尾塞鼻 象膽在足 初潭集傳弘業宰  
 衛左右 如象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雌非怪  
 一獸則 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與子雲別鼯鼠曼  
 也兩則 駟虞相類 以尾塞其鼻後果驗與子雲別鼯鼠曼  
 情識 腹不獲上異之 以問徐鉉鉉曰請於前左足求之  
 膽剖 果得以進 丞召鉉問對曰象膽四時在足  
 須臾 二月故 臣知前左足也 朝士皆服其博識 三豕  
 今方 二月故 臣知前左足也 朝士皆服其博識 三豕

渡河

一翁緣柱

家語弟子解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  
 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  
 已亥耳 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子夏  
 為聖 幽明錄志怪武帝宴未央殿忽聞人語良久梁  
 上見 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  
 仰頭 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召方朔以告朔  
 曰其名 為藻廉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後帝幸  
 瓠子 河間水底有絃歌之聲須臾前梁上翁及年少數  
 人皆 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波而出帝方食命列  
 坐案 前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而中物狀如牛  
 脂帝 問曰朕聞無以識此物東方生知若耳君可更以  
 珍異 贍之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翁受命下沒淵底  
 倏忽 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翁等忽然隱帝  
 問朔 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傳面令人好顏  
 色又 脂塗面便孕產子必易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  
 帝以 脂塗面便孕產子必易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  
 底有 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珠名洞穴珠朔曰河  
 名焉 帝乃以五十萬錢賜朔取其珠置於內庫 得鼠  
 如豹 有羊名龍 羣臣莫知實攸 曰鼯鼠也見爾雅按

人部

博物

博物

博物



祕書如攸言

煙如焚香

氣蒸焦木

初潭集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

廟廳前大槐枝葉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

如故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

士作亂而不成者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異苑魏

武北征蹋頓陞嶺眺屬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

故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

青州世

子東海女郎

有銘云彙編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

鮑昭徐陵蘇室生並不能悉賈希鏡答

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希兒檢驗果然

柴焚萬車

酒醉千日

稗史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東

之載出欲上吳主夜泊越里覽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

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吾被拘繫方見烹雁雖

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

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

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

恪曰煨以老桑乃熟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南史劉

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酒而作椽字昉問杳此字是

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椽昉又曰酒有干日醉當是

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

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

置郡事元鳳是

血飲三斗

乳長七尺

酉陽雜俎李

掘得一物類鐵斧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示之章武驚

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初潭集漢武帝

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

女曰天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

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著脚御覽

幕府書厨

陸廣

地記顧野王事陳武帝為門下侍郎博綜羣書廣搜經

籍梁瑞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宮人各念一

卷常隨駕行內人謂之著脚御覽

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王待之甚

薄杜門却掃諸學士每為文章先問古

今首末於遵度時人號為幕府書厨

駁伏乳虎

客化老狸

天中記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

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



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  
 曰鵲食鴛鴦今者君之出必駢駢而食駢駢而食駢駢  
 狀有似駢馬今者君之出必駢駢而食駢駢而食駢駢  
 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  
 雨脚非狐狸則足鼯鼠客遂化為老狸知  
 澤神拱手搜神記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  
 乃引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爲神明人則伸手  
 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  
 欲引人名曰侯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  
 君特未之見耳風俗通齊桓公田於澤見衣紫衣大  
 如轂長如轆轤拱手而立還歸齊桓公田於澤見衣紫衣大  
 見公語驚曰物烏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  
 乃得見之霸主乘舟弄月汎酒隨波有影娥池學士  
 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示之  
 東之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鵲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  
 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因  
 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

帝嘗問擊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時平原徐肇  
 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  
 濱洗被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  
 好事暫進曰虞小生不足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  
 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  
 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  
 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四海指掌五經  
 皆爲盛集帝大悅賜金五十斤  
 縱橫帝嘗問張茂先強記博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武  
 對如流聽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劉顯對九鄭元得五初潭集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  
 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  
 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諸張壯  
 武王榮詣伯喈必無此對郡鄭元別傳扶風馬季長以  
 英儒著名元往從之無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  
 有不解七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  
 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元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子

博物



植名 殘麀一脚 白麟五蹄 孔帖江南李嗣主詰旦

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遂使人詢陳陶陶曰

昨暮乃狼星值日故耳嗣主歎為鴻儒漢書終軍傳

軍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

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

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

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對

奏上其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地得銅匣物

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

若油囊 胡綜別傳綜博物多識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

能識其所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

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下氣乃改縣名并掘鑿江湖平

諸山阜處埋寶物以當王氣事見於秦記此蓋是乎

築營或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

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獨留源曰此是宛氣所結也

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世充據洛陽脩河南府獄

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寃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為此

物經自萬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醇醪或

可消釋耳知俊命具數寸玉人兩雙石筍逸傳崔

蹟從駕汾陽宮次大河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

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

者蹟答曰謹案漢文帝以前未有冠幘即文皇帝以來

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

人下應天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

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天子大

賜下應天順人定鼎嵩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天子大

徵其故實皆云真珠樓基或云是海眼道士兩雙石筍兼

吾聞諸至人斯乃蠶叢啓國鎮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

下以橫石相埋於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革

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真珠樓基海眼皆非也蜀人

少知云出 京誦鄉里姓名 識部曲妻子 三國志註

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試焉賓客百餘人一

博物

博物



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三國志吳桓字休穆為

識前將軍疆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

之發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有

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

曰此錚于也眾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

其聲極清眾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元史八思巴

傳延祐間諸番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

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

字命觀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

所費重譯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狐腋非一皮能温

而飽矣雞蹠必數千而飽實心雖能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

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魚獵操刀能割必

裂高腴是以將瞻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温

寸齊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

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登所言南史劉杳傳

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頭王事

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頭是毗騫

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

博益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博物

天

火之能摧國史纂異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

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

能敵惟角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織藤甚固良久乃

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玉堂清話徐鉉

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復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輦不進

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寓書以問僧贊寧答

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涇以腐糟隨毀者

乃是鉉刷之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以

爛之遂得銅斗於元武湖邊早識是司徒之墓讀金



簡於吳王宮畔已知為神禹之書南史何承天傳承天

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

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

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為大司徒

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

司徒甄邯之墓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於合石

之中得紫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

欺仲尼曰吳王開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

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將

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

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博物四

**原疆識**禮記博聞疆識而

**槽怪哉**裨史武帝幸甘泉

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

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令往視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

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消賜朔帛百匹後

令屬車書籠新唐書李邕傳邕父善有雅行淹

足鶴方尚書故實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以為怪異東

行祕書隋唐嘉話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然

草漢郭憲東方朔傳武帝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

折為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以

此草然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

有魚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鍊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

李陽沐集人力引之鍊窮有青獼猴躍水出復沒而逝

鍊於軍山下經云水獸好為害禹

齊名湘東王繹策以百事

金跳脫全唐詩話文宗一

輕衫對跳脫跳脫是何物率臣未對上曰即今

之腕釧也真語言安妃有斷栗金跳脫是臂飾

晉書梁劉諒傳諒有文才尤悉晉

祖洲神芝東方朔

人部

洪鑑卷一百一十六



秦始皇大苑中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草覆死人  
 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亦有司聞秦始皇遣使者齋草以  
 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  
 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  
 活一非羊非猪任昉述異記秦繆公時陳倉人掘  
 道中逢二童子曰此名蠅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松柏  
 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柏在墓上以防其害也蠅史記作  
 媚殿鐘自鳴自鳴三日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  
 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曰臣聞銅者山之  
 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  
 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  
 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陽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  
 餘里帝幸之枕拾遺記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獸白  
 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適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  
 中左日此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寶庫中  
 得一玉虎頭枕眼皆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  
 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

宇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如  
 已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  
 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  
 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  
 今鳥有之其近世肉譜宋史韓溥傳溥學善持論  
 應至矣果驗近世肉譜宋史韓溥傳溥學善持論  
 族與人談豐然可聽號爲  
 近世肉譜宋史韓溥傳溥學善持論  
 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  
 也以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其父又使其  
 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其父又使其  
 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  
 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  
 俱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  
 車粟初潭集揚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  
 覆車粟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

人部

博物五

博物

巨



增詩漢蔡邕答對元式詩曰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兮穆如清風

增書宋蘇軾上富丞相書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言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奸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愴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辨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

增序晉郭璞爾雅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禱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閱羣言剴其瑕礫審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



其所易了缺而不論別為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爾雅

**增**贊漢劉向傳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多矣唯孟軻荀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雜文**抱朴子曰聞商羊而戒浩養訪鳥喆而洽東肅

諮萍實而言色味詢土狗而識羶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八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八

博物

三



信一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人部三十八 信 節操

信一

**信** 釋名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爾雅曰

允孚亶展謔誠亮詢信也 註曰方言云荆吳淮泗之間

詢亦皆見詩疏曰 信謂誠實不欺也 曰展燕岱東齊曰謔宋衛曰

信以發志也 又曰行險而不失其信 又曰人之所

助者信也 又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又曰中孚信

也 書曰彰信兆民 又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詩

曰言笑宴宴信誓旦旦 禮記曰士以信相考 又曰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信



大信不約 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又曰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又曰忠信以為甲冑 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穀梁曰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信 公羊傳荀息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

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眾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也 前漢書曰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 又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杜欽傳曰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伍被傳淮南王安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三國志杜恕曰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被肝膽狗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 新唐書魏徵傳曰臣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



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也 通鑑司馬光曰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 呂氏春秋曰信之爲政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安不信草木不大春風不信其華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肥秋雨不信其穀不堅冬寒不信其地不閉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况乎人事君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

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不真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 白虎通曰脾爲信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 譚子曰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司馬光潛虛曰天地信而歲功成日月信而曆象明人君信而號令行人臣信而邦家榮 程子曰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 山堂肆考曰荀子云言之信者



在乎區蓋之間按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盈缶亦區蓋之義

信二

**增**漢書公孫弘傳曰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未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 人物考曰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日

至殷郊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期報其主矣令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史記晉世家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周本紀曰褒姒不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畢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燧其後不信諸侯不至 曹沫傳曰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反魯之侵



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後悔管仲不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左傳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漢匡衡傳曰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國語曰晉國飢公問於箕鄭曰救飢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

出如入何置之有史記曰景公召穰苴以為將軍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左傳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踰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



洪範卷之二十一  
五  
謁之上上將誅其父直躬請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其信不若無信 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

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家語曰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壞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告子召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墜飯中欲置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矣 左傳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季康子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史記商君傳曰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聞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猪何爲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懷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子曰齊索讒鼎於魯以其僞往齊曰使樂正子來將聽魯君謂樂正子樂正子曰君胡不以真往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周紀曰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

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史記曰吳起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懸於市東門書有能移此轅置西門者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有一人來移即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克張儀傳曰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遂閉關絕約於齊張儀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王大怒後漢書來歙傳曰歙爲人有信義



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世說曰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三國志陳壽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諸葛別傳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向劔閣亮有戰士十

萬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致宜權停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東棄以待期妻子鵠望以計日皆敕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勇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三國志註曰太祖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



自刑因拔劔割髮以置地 會稽典錄曰卓恕為人篤  
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冰雪無不至嘗  
從建業還家辭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  
復親覲至是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  
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  
必豈得如期恕至一座盡驚 三國志太史慈傳曰劉  
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安撫皆  
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誰與餞送昌門  
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還  
晉書羊祜傳曰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孫皓聞二境

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  
臣不如此正以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南史宋高祖本  
紀曰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帝當得州否叟  
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  
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  
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將  
領軍佐於是用焉 北史于謹傳曰保定三年以謹為  
三老周武帝幸太學北面訪道答曰為國之本在乎忠  
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  
下守而勿失 唐書褚遂良傳曰薛延陀請婚帝已納



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  
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戴胄傳曰時選  
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  
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  
令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胄曰陛下登殺之  
非臣所及旣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不  
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  
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旣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  
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悟從其言  
陸羽傳曰羽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宋史趙槩

傳曰槩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  
親酌玉杯爲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  
元賽典赤傳曰賽典赤分鎮四川宋將咎萬壽擁強  
兵守嘉定與賽典赤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  
萬壽心服未幾賽典赤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  
難之賽典赤竟往不疑酒至復言未可飲賽典赤笑曰  
若等何見之小耶咎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  
乎萬壽歎服明洪武實錄曰張士誠將呂珍圍諸暨  
州胡大海自寧越率兵救之珍勢蹙乃於馬上折矢求  
解兵大海許之都事王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因而擊



之可大勝也大海曰許人言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徐禎卿翦勝野聞曰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從之李文忠傳曰文忠攻杭州守將潘元明乞降整軍入止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立斬以狗城中帖然

信三

**原行義** 周仁 左傳信以行義又周仁之謂信 **結民** **守物** 禮記申叔時曰信以守物 **原退舍** **抱橋** 左傳晉公子及楚楚子饗

之公子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城濮之役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史記蘇秦說燕王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增祝史正辭** **汎海無**

**春秋斷事** 左傳祝史正辭信也漢書藝文志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恐** **負劔不疑** 五代史段希堯使於吳越過海遭大風

吾無恐也已而風止 **善陳紹負** **許諾相從** **絲毫不貸** 譚子許諾相從信 **披心示誠** 新唐書

辛雲京傳雲京治謹於法下有犯雖絲毫 **定身行事** 唐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

**立木市門** **帶劔墓樹** 史記蕭鞅事詳信二新序 **信** 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死於是脫劔致之

以過徐君徐君觀劔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



嗣君從者止之季子曰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  
 心也遂脫劍致之嗣君不受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  
 去 **不避雨雪** 足貫神明 友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少與  
 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友至乃去眾歎服江  
 表傳諸葛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  
 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元德昔遣  
 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  
 義為順何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  
 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  
 神明今豈 **伐原示民** 斬妾謝客 左傳晉侯始入而  
 當有此乎 民未信未宜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  
 釋史平原君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足者於下蹒跚而行  
 大笑覽者詰其門告平原君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  
 人笑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  
 聞之稍稍引去無信也故去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  
 而不斬是君言無信也故去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  
 至 **客復** 遂反魯地 不犯晉軍 史記齊桓公反魯侵地  
 事詳信二 國語諸侯

之大夫盟於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趙文子聞之謂  
 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  
 是行也以蕃為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 **王脩赴難**  
 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華元解圍** 三國志王脩傳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  
 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脩耳言  
 終而脩至 韓詩外傳楚莊王聞宋有七日之糧曰盡  
 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圍而窺宋城  
 宋使華元乘圍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  
 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軍有七日之糧  
 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國而 **不疑裔人** 卒娶  
 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解圍而歸 州都督招慰計擊使賊  
**瞽女** 唐裴懷古傳懷古為桂州都督招慰計擊使賊  
 信可通神明兄裔人耶身至壁撫諭賊眾悉降之曰忠  
 劉庭式傳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式及第女以  
 疾喪明式家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式笑 **使人不**  
 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



欺 遇我必善 漢書循吏傳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

北襄陽路制置使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

之敵萬無生理不我遂降飛 如期而還 尅日方戰

唐書呂元膺傳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

而戒還期吏白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

而心每與吳人交兵尅 堪嘗知已 祐豈醜人新語

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 於大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語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語

困自往候視厚賜之季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

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不可

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 齊公疾召

愛身 其誰暱我 之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

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

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荀息將死之里克曰

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不復言也

愛身乎注復踐也言我欲踐言不復惜一死也

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力與鄭故親集矢於

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鄭故親集矢於

誰肯親我 權不負孤 放能篤舊 吳左編先主東伐

北軍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降於魏有司

白收權妻于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葛推誠相信用臣本志疑或帝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

言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而率有側室懷孕

弱放常瞻郵之及為北徐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

能篤 長幼有差 死生不易 尚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遣瑾使蜀通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



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伯休守價獨孤

賜名世說韓伯休女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

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北史獨孤信不移女子怒曰公

史數年之中心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

信名著遐邇故左右不離兄弟俱釋汝許褚以眾歸

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後徐他等

謀為逆諸擊殺之傳讓之弟評之奔關右兄弟五久皆拘

繫齊武問云讓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

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

信以此定霸猶知行而求道楚莊重一言季布無

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重一言漢書楚人諺曰得

二諾莊王輕千乘之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

黃金百末如得季布諾而重一言漢書楚人諺曰得

又魏徵詩季布無二諾

卿鷄黍之會

後漢書郭伋傳伋字細侯伋行部到西河

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違

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入又范式傳式字巨

鄉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

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

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

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

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信四

原禮本

禮記忠信承命左傳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

賂之使反其言遂致其君命曰臣能承命為

信無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賣又可賂乎

左傳秦伯謂士會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河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注不肯指河之言

人部

謂盜負帑卷二百七十九

信

古



著金石三國志吳主傳魏文帝策命耐久朋錦繡萬

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原冒雨赴獵周紀魏文侯

保終始時號耐久朋原冒雨赴獵周紀魏文侯

增終日不食至起終日不食故人期食不丹書白馬漢書

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貴

重然諾江表傳議者紛紜謂太史慈未可信孫策曰太

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謁見不拜唐書

傳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使通事舍人許盜格虎

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會虎為暴盜

唐書元德秀傳德秀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

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為詭計且亡去毋乃為累乎德

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老楚待晉

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子孔子子展欲

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子展欲

待晉子展曰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

守命共時

左傳管仲曰守命共時之謂信北邊翕服三國志田

乎可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百姓歸已許晉安南

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已許晉安

蕭允傳蔡徵謂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

旦夕自為列曹何為方辛苦蕃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

忘瓶壘不發唐書陽惠元傳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

信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眾約是役也不立

功無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

壘不發帝吝歎不已

信五

唐虞世南結客少年場曰韓魏多奇節個儻遺聲

利共矜然諾心各負縱橫志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

魏徵述懷詩曰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

人部

信

信



氣功名誰復論 王績古意曰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

忘 盧照鄰詠李布詩曰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

李白俠客行曰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

意氣素霓生 又贈從兄襄陽少府皓曰吾兄素雲士

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 又遊敬亭贈

崔侍御曰腰間玉貝劔意許無遺諾

**增**賦漢班彪北征賦曰君子履信無不居今雖之蠻貊

何憂懼兮

**增**書漢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三王

按劔而怒食以馱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

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  
信豈移於浮辭哉

**增**論後漢來歙傳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  
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  
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增**雜文唐段公路北戶錄曰越人於山下作壇祭以白  
犬丹鷄盟曰甲與乙為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若乘  
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  
逢君當下 顏氏家訓曰凡人之信惟耳與目耳目之

外咸致疑焉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

人部

信



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者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羶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曰梁席闡為東陽太守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為細陽令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南史何胤在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如期而還也並如之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節操一

增禮記曰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

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漢書東方朔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 北史隱逸傳曰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儒夫之志息貪競之風 荀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裋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孔叢子曰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宋歐陽脩曰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

人部

游鑑類詠卷三百七十九

節操



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  
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污隆在乎用人而教  
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  
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  
廉恥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  
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  
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  
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  
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 蘇軾曰辦天下之  
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

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  
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 冊府元龜曰夫雪  
霜大摯知松柏之後凋風雨如晦識鷄鳴之不已蓋士  
之立誠自守秉節無貳同夫介石至於沒齒者其若是  
乎東周之後西漢而下乃有顧義遺利守識求舊居無  
苟合動不踰矩挺操而罔屈虞亂而匪汙深拒權倖絕  
艷驕餌意趣非偶靡降心而與游才任過分必投劾而  
引去鄙斥邪佞保全名節凜然之槩聳於前聞卓爾之  
行冠乎羣萃非夫天賦性理冥合蹈道而經德秉彝而  
守正又曷能篤志終始確乎不拔者哉



節操二

**禮**左傳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 禮記曰齊人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

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詩傳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史記魏世家曰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



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倖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 汲黯傳曰上曰汲黯何如人哉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 漢書曰單于使衛律召蘇武受辭武謂惠<sub>也</sub>常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煇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 蕭望之傳曰望之字

長倩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 鮑宣傳曰薛方常為郡掾祭酒常徵不至及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君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後漢郅惲傳曰王莽時左隊大夫遂並署為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鈞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遂不受署孔奮傳曰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朱暉傳曰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

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樂恢傳曰恢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新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 周王列傳序曰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 尹勳傳曰勳家世衣冠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 周澤傳曰光祿勳孫堪明經學有志節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于人以節介氣勇自行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益卿劉賜之姊子也童幼時即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傍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

人部

清鑑類卷二百七十九

節操

三



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後漢趙壹傳曰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索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 傳燮傳曰中常侍趙忠遣弟延致殷勤於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傳燮豈求私賞哉 三國志魏辛毗傳曰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

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 常林傳曰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蹶躅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 蜀志秦宓傳曰宓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因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



昔堯優許繇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  
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 宗預傳  
曰廖化欲與宗預詣諸葛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但少  
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其門耶遂不往 晉書  
顏含傳曰時論者以王導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  
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  
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公孫永傳曰永  
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  
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  
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

陶潛傳曰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豈為五斗米折腰 南史臧質傳曰質  
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  
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耶倫之慚  
謝質拂衣而去 王僧祐傳曰僧祐雅為從兄儉所重  
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愈重之  
孔奐傳曰奐耿介絕諸請托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  
溺情所及終不為屈 顧協傳曰協少清介有志操初  
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  
嚴不敢發口謂人曰吾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



法苑珠林卷二百七十一  
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  
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  
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  
於餽遺 北史楊機傳曰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  
正已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  
平恒傳曰恒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  
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貲產衣食常至  
不足妻子不免飢寒 黎景熙傳曰景熙落魄不事生  
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 通鑑曰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

刺史竇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  
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新唐書蔣欽緒傳曰  
欽緒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  
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  
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盧奐傳曰奐  
為吏有清白稱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  
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  
吏斂手中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時謂自開元後  
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 續  
世說曰王毛仲有寵於元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



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  
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  
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  
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  
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以待  
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  
歸新唐書楊於陵傳曰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  
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韋貫之傳曰  
貫之居輔相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  
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裴休傳

曰休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終  
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  
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李素立傳曰素立之孫至遠  
爲天官侍郎其知選事也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  
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天中  
記曰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讐在翰苑日  
有新幸近臣欲攀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  
義山堂肆考曰宋李僑字舜工知絳州還朝李康伯  
謁之因謂曰諸公欲用舜工知制誥但宰相未曾相識



蓋一往見之僂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  
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趣炎附熱看人眉睫  
以冀推挽乎 宋史范仲淹傳曰仲淹每感激論天下  
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陳恕傳曰恕素貧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  
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  
獲強受而別行及頴悉封還之 錢勰傳曰勰奉使弔  
高麗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  
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旣辭之矣今何爲  
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

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張方  
平傳曰方平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巖然不小屈  
以是望高一時 范純仁傳曰純仁罷諫職改判國子  
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  
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我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  
唐介傳曰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  
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馮京傳曰京自鄉舉禮部  
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  
以女擁至其家束之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  
肴來且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 朱子語錄曰



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 彙苑曰鄒浩調潁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浩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 宋史范鎮傳曰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實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眾鎮獨

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蘇軾傳曰軾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 蘇軾集曰王荆公謂孫立節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孫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官矣 宋史譙定傳曰欽宗召定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寫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 金史褚承亮傳曰天會六年韓離不破真定拘籍



洪鑑類書卷一百一十一  
三  
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  
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  
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  
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 輟耕錄曰鄭思肖  
字所南宋亡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  
望南野哭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或於朋  
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弗為  
怪 左編廉希憲傳曰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  
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  
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

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 元史許衡傳  
曰衡過河陽暘甚道有梨衆爭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  
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此無主曰梨  
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王都中傳曰都中清白之操得  
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疇不易一椽廩祿悉以  
給族姻之貧者人以是多之 明戴良小傳曰戴良自  
元亡後不忍忘故君舊國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壯  
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一齊出處於一致歌黍  
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愧  
劉敏傳略曰敏舉孝廉為中書吏暮市蘆龍江旦載於



洪武實錄卷三十一  
家而後入治事妻織蘆鬻以奉母或遺磁瓦器懸諸梁  
上卒還之 洪武實錄曰張思恭為刑科給事中有暮  
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  
恭言於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為刑部右侍郎 龔詡  
小傳曰詡字大章父答洪武給事中戊五開死大章年  
十四勾補伍調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慟變姓名王大  
章遜歸方大索夜走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困中即困  
中讀書聞夜渡婁省母更二十餘年禁稍解賣藥授徒  
周文襄撫江南具禮訪問便宜兩薦為學官堅不應曰  
詡老兵仕無害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無子獨一老婢

居破廬中有田三十畝種豆植麻歌咏自得 吳琳傳  
略曰琳以吏部尚書乞歸帝常遣使察之使者潛至舍  
旁一農人坐小杙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  
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  
聞帝為嘉歎 錦繡萬花谷曰明雷仕梅成化進士以  
浙江參政致仕尚書楊旦謂仕梅之大節有三歷官中  
外囊橐蕭然田廬無所充拓其自處裕如也閉門却掃  
養高林下足跡不涉公庭其自守凜然也方不入時正  
不諧俗從容禮法之中其自信確乎不拔也人以為確  
論云 宣宗實錄曰吳溥江西崇仁人在翰林及國學



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之門權貴人亦莫或知或念薄久次不陞勸其少貶以徇俗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已哉 稗史曰薛公瑄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一日問三楊曰吾鄉人亦有可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為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

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 陳敬宗傳略曰宣德間敬宗為南京祭酒考滿入京師王振欲致之不可得知與周忱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忱退謂振曰敬宗倔強未可以勢力致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返其幣終不往見 耿九疇傳略曰九疇為兩淮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退焚香讀書廉聲益振婦孺皆知其名嘗坐水旁一童子曰此水清不若使君清也 王宇傳略曰宇擢山東右布政使



初赴官止攜律令數卷朝祭服一笥及去如之 明紀  
編年曰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已  
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云春來  
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命吏部除爲縣  
丞 楊繼宗傳略曰成化初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  
署齋蕭然中官過者索賄繼宗遺以菱芡曆日中官曰  
畀我錢繼宗即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他日  
得執以磨勘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  
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  
宗一人耳 陳選小傳曰選視學河南會倖闖汪直被

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  
官公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  
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知不可犯遂改  
容曰先生旣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公即徐步而  
出 稗史曰都御史楊公繼忠居憂時闈宦汪直以權  
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藩所直趨  
至藩拜起手持公鬚曰比聞楊繼忠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忠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敢復言直時威  
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明紀曰海瑞起南京右都  
御史後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簞有寒士所







